

雲門舞集 2013「稻禾」藝術教育推廣場

演前、演後延伸閱讀資料

演前閱讀

影像資料 網路連結

1. 「稻禾」官網

「雲門 40 週年」影片，舞出 40 年來雲門精彩的作品精華

「雲門放映室」，林懷民老師親自說雲門，分享 40 年來幕後場景與生命體悟

「雲門年表」，陪伴台灣走過 40 年歲月的雲門舞集，和台灣社會一起成長的紀錄

稻禾官網：<http://www.cloudgate.org.tw/2013winter/where.html>

2. 2013 年國際舞蹈日獻詞影片及中英全文

林懷民老師應國際戲劇協會邀請，2013 年 4 月 29 日 國際舞蹈日，代表全球舞蹈界在巴黎發表的獻詞，提示舞蹈與生命的深刻連繫

獻詞影片：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Vu6xXZK_DU

國際舞蹈日獻詞典禮現場紀錄：<http://www.international-dance-day.org/en/message.html>

文字資料

1. 雲門舞集簡介

2. 林懷民簡介

3. 藝術是稍息，不是立正

4. 興趣可以是一種承諾—林懷民的故事

5. 練習、練習、再練習—雲門舞者的故事

6. 劇場的第一堂課

7. 劇場小禮儀

演後閱讀

雲門舞作數位典藏網站

1. 「薪傳」舞作影片欣賞與延伸閱讀：

「舞台灣的歷史，跳先民的故事—《薪傳》」(陳雅萍) 「思想起陳達的歌」(邱坤良)

網址：<http://cloudgate.e-lib.nctu.edu.tw/works.asp?workNameEng=Legacy>

2. 稻禾—向土地扎根，向農夫致敬 文／古碧玲

3. 池上·稻米 文／林懷民

雲門舞集

根據古籍，「雲門」是中國最古老的舞蹈，相傳存在於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，舞容舞步均已失傳，只留下這個美麗的舞名。

一九七三年春天，林懷民以「雲門」作為舞團的名稱。這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，也是所有華語社會的第一個當代舞團。

四十年來，雲門的舞台上呈現一百六十多齣舞作。古典文學、民間故事、台灣歷史、社會現象的衍化發揮，乃至前衛觀念的嘗試，雲門舞碼豐富精良。多齣舞作因受歡迎，一再搬演，而成為台灣社會兩三代人的共同記憶。二〇一二年，舞團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呈現第兩千場的公演。

從台北的國家戲劇院，到各縣市文化中心、體育館、鄉鎮學校禮堂，雲門在台灣定期與觀眾見面。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行的大型戶外演出更是台灣社會的盛事，每場都有數萬觀眾參與，演出結束後，會場沒有留下任何垃圾，凝聚人心，建立美好的廣場文化。

雲門也經常應邀赴海外演出，是國際重要藝術節的常客。舞團在歐、美、亞、澳各洲兩百多個舞台上演出，以獨特的創意，精湛的舞技，獲得各地觀眾與舞評家的熱烈讚賞：

倫敦泰晤士報：亞洲第一當代舞團。

法蘭克福匯報：世界一流現代舞團。

二〇〇三年，紐約時報首席舞評家安娜·吉辛珂芙將雲門的「水月」選為該年最佳舞作。同年，為澳洲墨爾本藝術節揭幕的「松煙」(原題：行草 貳)，榮獲時代評論獎及觀眾票選最佳節目。二〇〇六年，「行草三部曲」為歐陸舞評家集體評選為「年度最佳舞作」。

雲門舞者多為舞蹈科系畢業生，他們的訓練包括現代舞、芭蕾舞、京劇動作、太極導引、靜坐與內家拳。

林懷民與雲門的故事，已在「打開雲門」(果力文化)、「跟雲門去流浪」(大塊)、「這些雲門舞者」(晴天)、「颯舞」(天下文化)、「舞動雲門看經典」系列(遠流)等書籍出版；張照堂監製的「踊舞·踏歌 雲門三十」紀錄片，由公共電視製作發行。雲門近年作品也拍攝為舞蹈影片問世。在荷蘭攝製的「流浪者之歌」，在法國攝製的「水月」，在德國拍攝的「竹夢」以及在瑞士拍攝的「松煙」，為多國電視台播放，DVD發行全球。二〇〇三年，七齣舞作套裝DVD「雲門·傳奇」由金革發行，二〇一三年金革再度發行HD高畫質影像藍光影碟，「行草三部曲」、「屋漏痕」等六齣舞作。

一九九八年，雲門創立雲門舞集舞蹈教室，以多年專業經驗創造「生活律動」教材，讓三歲到八十八歲的學員，透過啟發性的教學，認識自己的身體，創造自己的生命律動。二〇〇九年，雲門舞蹈教室與香港何鴻毅基金會合作，訓練香港師資，進入香港低收入的幼稚園與小學，進行「生活律動」的教學。

一九九九年，「雲門2」成立，培育年輕優秀的編舞家和舞者，深入台灣各地校園和社區演出。二〇〇〇年啟動的藝術駐校活動，獲得大專院校學生熱烈好評，已有超過四千位學生選修。二〇〇七年開啟「藝術駐縣活動」，舞團進駐城鄉，深耕地方藝術推廣。

二〇〇三年，雲門三十週年，台北市政府特別將雲門辦公室所在地的復興北路二三一巷定名為「雲門巷」，「肯定並感謝雲門舞集三十年來為台北帶來的感動與榮耀。」

二〇一〇年，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將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「雲門」，表彰雲門在藝術上的成就。

二〇〇八年，雲門位於八里的排練場意外火災，社會各界捐款，期待雲門永續。雲門通過「促參法」，取得淡水滬尾炮台隔鄰，中央廣播電台舊址四十年的使用權，建造擁有劇場，排練場，辦公室與工作坊的雲門新家。二〇一五年竣工營運後，雲門將在這個新的場域，繼續四十多年如一日的舞蹈工作，為社會提供更大的貢獻。

林懷民

雲門舞集創辦人暨藝術總監

二〇〇九年，林懷民獲歐洲舞動國際舞蹈大獎頒贈「終身成就獎」，評審團讚譽他是「創新舞蹈的先驅，與喬治·巴蘭欽、威廉·佛塞、莫里斯·貝嘉等二十世紀獨創性的編舞大師同層級的藝術家。」

二〇一三年七月，林懷民繼瑪莎·葛蘭姆、模斯·康寧漢、碧娜·鮑許之後，獲頒美國舞蹈節「終身成就獎」，表揚他因「對舞蹈無懼無畏的熱忱，使他成為當代最富活力與創意的編舞家之一。他輝煌的作品不斷突破藩籬，重新界定舞蹈藝術。」同年四月，國際劇場組織也邀請林懷民，在巴黎舉辦的「國際舞蹈日」慶祝活動中，代表全球舞蹈人士發表舞蹈日獻詞。

林懷民出生於嘉義，是六、七〇年代台北文壇矚目的作家，二十二歲就出版了兩本小說。一九七二年，林懷民自美國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畢業，獲藝術碩士學位。旅美期間，在愛荷華大學與紐約學習現代舞。

一九七三年，林懷民創辦雲門舞集；一九八三年，創辦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（現為台北藝術大學）；一九九九年創立雲門2。兩個舞團巡演國際，獲得熱烈好評。他編作了八十七齣舞蹈，包括二十六齣長篇舞作。林懷民經常從亞洲傳統文化與美學汲取靈感，創作充滿當代意識的舞作。歐洲舞蹈雜誌讚譽：「雲門之舞舉世無雙。它呈現獨特，成熟的中國編舞語言。這項亞洲舞蹈進化的重要性，絕不亞於威廉·佛塞的法蘭克福芭蕾舞團對歐洲古典芭蕾的影響。」

林懷民獲獎無數，包括台北藝術大學、台灣大學、中正大學、交通大學、政治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博士，有「亞洲諾貝爾獎」之稱的麥格塞塞獎，美國洛克·斐勒三世獎，法國里昂國際舞蹈節「最佳編導」，法國騎士文藝特殊貢獻二級勳章，國際表演藝術協會卓越藝術家獎，以及時代雜誌「亞洲英雄人物」。

以他為主題的電視紀錄片包括「台灣人物誌——林懷民」（Discovery 頻道）、「人間行腳——林懷民的故事」（英國 Opus Arte），以及「林懷民——在不同世界的交界」（歐洲公視 ARTE／德國公視 ZDF）。兩千年起，林懷民擔任「新舞臺·新舞風」藝術總監，邀請國際傑出的當代舞蹈家到台北演出。

二〇一二年，應勞力士基金會邀請，林懷民擔任第六屆「勞力士創藝推薦資助計畫」舞蹈類導師，在二〇一二／一三年度，指導全球遴選出來的巴西年輕編舞家愛德華多·福島。

藝術是稍息，不是立正

文／林懷民

藝術是稍息，不是立正。孔子說：「游於藝。」那就是說，用輕鬆的態度去欣賞，不是求學問，不是參加考試。

舞蹈拙於敘事而長於抒情，那甚至是像「詩」一般的抒情，而不是小說或散文，不一定有「故事」。

舞蹈，是人類身體表現出來的藝術。舞蹈提供姿勢、動作、能量、音樂性、表情豐富，帶給人美感、力量。觀眾用眼睛看，用耳朵聽，只要覺得美，很舒暢或很刺激，那就對了。有時，一個完全沒有情節的舞蹈，卻讓我們感動莫名，那就是舞蹈的魅力：它跟我們的本能直接溝通。

我們的教育一向著重文字思考，一看到新鮮事物先要急著問：「這代表什麼意思？」舞蹈不是每個動作都有特殊的意思。一面看跳舞，還要一面看圖說話，忙著拼湊故事，挖掘隱喻，那會很辛苦。

再說一次，看舞蹈不是考試，沒有對和錯。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去詮釋，每一種詮釋都是最好的，因為那是想像力的發揮。舞蹈比文學繪畫更能提供你想像力的翅膀。

劇場是一個讓人稍息的地方。在劇場中體驗一個現實生活中沒有經歷過的經驗，會讓人感到快樂，所以你若是想當一個好觀眾，我的建議是：「珍惜那個經驗。」

面對每一個令你感動的經驗。不是去面對學問或是知識。看到自己喜歡的作品，就再去看一次，常常去看，你就會「知道」。看到一個讓我感覺很好的演出之後，我總慢慢離開劇院，走到沒有人的角落，讓觀賞的感覺沉澱下來；不急著與朋友討論，也不太去思考，更不急著去趕公車，深怕感覺因此而粉碎、蒸發掉。感動保存下來，過了一兩天，或是兩三年，那個美好的經驗自然會在反芻過後跑出來。

把看舞當成生活中的一個寄託，就像有些人愛唱卡拉 OK，有些人愛上酒吧，有些人愛讀書。讓舞蹈成為生活中快樂與趣味的泉源，然後因為樂趣引發你想去懂得更多，而去讀書，去聽演講，去跟人討論，廣泛接觸。親近藝術，用心去感覺、你的生活因此更加豐富。

興趣可以是一種承諾

林懷民的故事

林懷民生於 1947 年嘉義新港的書香世家。身為家中的長子，從小家裡教育他要自律及負責，期待他做一個「對社會有用的人」。

童年時代，林懷民喜愛閱讀、看野台的歌仔戲、看電影。5 歲時看了英國芭蕾舞的電影「紅菱艷」，深深著迷，從此熱愛舞蹈。和許多台灣的學生一樣，少年的林懷民因為升學主義的壓力，感到非常苦悶。閱讀引發他寫作的興趣。14 歲在聯合副刊發表首篇作品〈兒歌〉，同時拿這筆稿費去上人生第一堂舞蹈課。在功課和考試之餘，寫作和舞蹈帶給他無限的快樂。22 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「蟬」，是六、七〇年代備受歡迎的作品。

考大學時，林懷民想上中文系或外文系，因為父親的堅持，他被迫選擇政大法律系。一年後，轉新聞系。政大畢業後，他赴美，到密蘇里大學新聞研究所深造。一個學期後，他轉學，到愛荷華大學唸小說創作。在愛荷華，他寫作，學舞，參加學校現代舞團的表演，也發表編舞作品。

1973 年，林懷民創立「雲門舞集」。這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，也是華人社會第一個當代舞團。他引用中國最古老的舞名，作為舞團的名字，決定從自己的文化出發，創造自己的舞蹈風格，而不做歐美舞蹈團的翻版。40 年來，他從古典文學改編的「白蛇傳」，「紅樓夢」，「九歌」；由台灣歷史取材的「薪傳」和「家族合唱」；以及從傳統美學延伸的「水月」，「行草三部曲」，都是轟動國內外的名作，一再搬演，成為台灣社會三代人的共同回憶。

雲門舞者的訓練，除了西方的芭蕾和現代舞，還有拳術，太極導引和書法。這些內外兼修的訓練，讓雲門舞者成為國際舞台上備受敬重的藝術家。歐洲「舞蹈雜誌」讚美「雲門之舞舉世無雙。它呈現獨特，成熟的中國編舞語言。這項亞洲舞蹈進化的重要性，絕不亞於威廉·弗塞的法蘭克福芭蕾舞團對歐洲古典芭蕾的影響。」國際舞評也讚賞林懷民是「二十世紀偉大編舞家」，雲門是「亞洲第一當代舞團。」雲門在紐約、倫敦、柏林、莫斯科、雪梨、東京等世界各大都市都擁有忠誠的觀眾。但是，林懷民最在意的仍是故鄉的觀眾。雲門每年舉辦大型的戶外公演，每場觀眾高達五萬人，秩序井然，散場時沒有留下一片紙屑。1999 年，林懷民創辦「雲門 2」，以深入淺出的示範講座及展演形式，舉辦校園巡迴、駐縣活動及醫院演出，深入台灣各鄉鎮、社區及校園。活潑生動的內容，獲得學生及民眾的喜愛。

林懷民背離了父親要他成為律師的願望，卻以堅忍不拔的精神，把興趣的追尋變成畢生的志業，透過舞蹈服務社會，完成他父母親要他作一個「對社會有用的人」的期許。雲門的成就也成為他父母的驕傲。

問起他 40 年的奮鬥，林懷民只是說：「對自己喜歡的事，不是好玩，而是一種承諾。」

練習、練習、再練習

雲門舞者的故事

很多人以為，舞者是藝術家，靠天賦就可以化身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彩蝶。事實上，要成為一名出色的舞者，靠的是專心與持續的練習。為了讓筋骨更軟，腿抬更高，站得更穩，動作更靈敏，舞者每天花很多時間調整自己的身體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只為確保每一次站上舞台，都能展現自己的最佳狀態，贏得觀眾的讚嘆與掌聲。

雲門的舞者跟許多人一樣，每天上班：上午磨練技巧，下午排練舞作，一天工作 8 小時；遇到演出，在假日也「加班」。閒暇時，他們也和一般人一樣，上網，看電影，逛美術館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。他們平均每 4 天演出一場，一年有 3、4 個月離開家人在國外巡演。

舞者「上班」一天平均要換掉 4 件 T 恤，跳到腳長繭，膝蓋瘀青，腳也磨破皮。這些傷痕，成為一名專業舞者的美麗印記。舞者消耗的體能有時遠超過足球員，卻吃得很精簡。他們午餐常以水果、餅乾、麵包裹腹，因為纖細結實的身材，能讓他們更容易找到肌肉，更自如地運用自己的身體。下班以後，他們花很多時間按摩、泡澡，安慰肌肉。處理完自己的身體以後，吃點東西，讀書，睡覺。

舞者必須經過幾十次，甚至幾百次的排練，才能把作品完美地呈現在觀眾面前。他們不怕辛苦、精益求精的堅持，創造了每一次完美的演出。舞者經常重複演出同樣的作品。但不管在台北、紐約、巴黎、倫敦的舞台上，舞者都把每一場當作第一場那麼投入。雲門舞集助理藝術總監，在雲門 30 年的李靜君說：「你必須不斷檢視每一個動作及呼吸的關係，尋求新的可能性，才能維持每一次演出都像剛長出來的肌膚那樣鮮嫩。」

嚴謹的紀律是舞者最重要的自我要求。即使生病，失戀，或遭遇挫折，依然要求自己能夠上台，全心全意投入演出。2002 年雲門在布拉格，大半的舞者們因食物中毒，上吐下瀉，虛弱無力，卻堅持抱病上台，身影依舊美麗，觀眾完全沒有發現。落幕時，台下照常掌聲如雷。這樣的紀律和自我要求，全都源自對舞蹈的熱情和對專業的責任感。

從生活、閱讀、藝術中學習，是作為舞者的重要功課。一個舞者如果沒有內涵做後盾，就算學會高超的舞蹈技巧，跳出來的舞也不會動人。舞蹈技巧的練習之外，雲門的舞者也學武術、打坐、和太極導引，也學習書法，從臨摹體會王羲之、懷素等書法家的內涵與精神，進而豐富自己的學養與藝術。

問舞者為什麼不怕吃苦？他們會說：「很喜歡光照下來的感覺，一直在追尋那道光。」因為「不服輸，不相信自己做不到，」「對自己的選擇，熱愛的事，應該不計代價為它付出」。他們知道，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，贏得全球觀眾的肯定與掌聲，沒有任何捷徑，只有持續不斷的練習，練習，再練習！

劇場的第一課

什麼叫劇場？

假如你曾經進劇場看演出，你看到了什麼呢？

劇場裡有表演者、舞台佈景的變化、明暗的燈光及絢麗多彩的服裝。

不管是表演者、舞台佈景、燈光及服裝，都是構成劇場的一部分。也因為劇場演出包含這麼多的元素，劇場也因此被稱之為「綜合藝術」。

一場演出是怎麼產生的？

一個表演作品，通常先由創作者的構想開始，導演根據劇本指導演員，編舞家指導舞者編排舞作，再集合各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——舞台設計師、燈光設計師、音樂家、服裝設計師等，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達成共識。再逐步完成設計圖稿，製作舞台佈景及服裝，最後再與表演者共同在舞台上呈現而完成，就是我們在舞台上看到的演出了。

幕後有什麼？

一場演出的完成，要很多的「幕後工作人員」，除了舞台上看見的表演者之外，有更換佈景道具的舞台工作人員、變換燈光明暗的控燈人員、掌控音樂的音控人員、協助表演者換裝的服裝管理員、還有最主要的發號施令者—舞台監督。他是演出進行的總司令，告訴佈景道具什麼時候變換、燈光跟音樂該如何搭配、表演者該何時出場。舞台監督必須非常了解一場演出進行的大大小小的細節，以掌控全局，讓演出順利進行。

舞台前、舞台後所有人、事、物，彼此合作才能將表演完美地呈現。

我是劇場禮儀小專家



當您進入劇場時：

- 儀容整齊是一種禮貌。
- 準時入場很重要，注意演出時間，不要遲到。
- 避免影響演出及打擾其他觀眾，遲到的觀眾要等演出到一段落時，再由服務人員指引入座。
- 入座時，若須穿過已經就座的觀眾面前，最好面朝觀眾，並向被打擾者致意。
- 在觀眾席內不大聲喧嘩，不攀爬欄杆，不在座椅上下跳動。
- 在大廳奔跑追逐是一件很危險的事。
- 節目開演後，請不要任意更換座位、離席或交談，以免干擾別人。
- 節目結束後，不要任意將節目宣傳單或垃圾留在觀眾席內，以免造成髒亂。



- 為了維持清潔及表示對演出者的尊重，觀眾席內請不要吃東西、喝飲料。
- 行動電話、電子錶等聲響會干擾他人，應在節目開始前關閉或轉為靜音。
- 演出中，錄影、錄音或拍照是侵犯著作權法的行為，同時也影響演出及其他觀眾欣賞的情緒。



- 欣賞演出後請熱烈鼓掌，給演出者適當的鼓勵。



如果您參加的是售票演出，您也許會被要求：

- 一人一票，憑票入場。
- 開演前半小時開始驗票入場。
- 如果購買學生票及其他優待票，要記得攜帶證件讓服務人員查驗。
- 非親子節目或兒童節目，年齡未滿七歲與身高未滿 110 公分的小朋友不能進場。



稻禾

向土地扎根，向農夫致敬

文／古碧玲

行走在豪雨過後的池上鄉間，清涼透骨，錦園村伯朗大道兩旁，織錦般的田疇無盡迤邐，各種層次的綠浪搖曳擺盪，慵懶的白雲飄浮在山嶺之上的湛藍天空，讓人的呼吸變慢，變深，變長。

無盡的田園之美，訴說了當地人不一樣的視野。為了保留美好的景觀，錦園村村民寧可忍受夜間巡田水時的伸手不見五指，以及耕作時必須自備電源的不便，也不願見任何一根電線桿來加以破壞。十年前，一棟房子準備蓋在這片遼闊的稻田中央，申請在路旁豎立一根電線桿，初任村長不久的李文源恰巧經過，認為完美的景觀將被破壞，鄉長也有同樣的見地，遂向台電抗爭，讓電線桿地下化，因而有了日後的伯朗大道——一條放眼望去沒有現代化入侵而著名的「翠綠天堂路」。

池上，東台灣的美麗淨土

台東的悠遠寧靜是林懷民的身心靈解藥。當心情不好時，他往往搭上火車一路沿著東岸落腳台東，讓一望無際的太平洋釋放他的心頭重擔。在台東美麗灣的開發爭議案中，林懷民多次挺身反對在台東海邊蓋水泥建築，拒絕讓鋼筋水泥怪獸窒息了美麗灣，他大聲疾呼：「不要告別東海岸！」。錦園村民拒絕電線桿的堅持一如林懷民對東海岸之美的堅持般，只為了保留遼闊寬廣的視窗，留存最純淨的角落。他們對環境、對母親大地，都抱持著敬重與堅持的態度，冥冥中勾連起錦園村村民與林懷民的緣分。

四十年前，林懷民帶著一群年輕舞者，開始耕耘台灣的舞蹈，社會也給予熱情的肯定，讓雲門在這座島嶼上生根茁壯；三十五年前，林懷民以祖先渡黑水溝，移民台灣的故事創作出《薪傳》舞劇，其中的插秧情節，象徵漢人在這塊土地的安身立命。多年來，雲門舞遍世界各地，懸念的仍是回饋鄉里，持續在全台灣巡迴演出。

雲門舞集基金會董事，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創辦的「台灣好基金會」駐紮池上多年，四季舉辦活動，希望讓這個「米之鄉」成為有人文氣息的文化鄉。因緣際會，林懷民來到池上，隨風湧動的稻浪讓他的想像力馳騁，當地農友讓他感動，決定以池上田園景觀作為舞台視覺主體，編作雲門四十週年紀念舞作《稻禾》，向「生養舞團的台灣大地致敬」。

花東縱谷中的「頂級稻米之鄉」池上非常特別。從山上流下來的水質佳美；日夜溫差極巨，日間太陽夠大，夜間夠冷，讓作物長得非常好，等於是老天爺賞飯吃；四季和風習習，有利花粉傳佈，天生是稻作的好所在。

日據時代，池上米是年年送往東京皇家的「皇帝米」。一九九〇年代，建興米廠第三代負責人梁正賢推動有機種稻，機械插秧、收割的現代耕耘，經營「多力米」的品牌，屢屢獲獎，重建池上米的尊榮，也帶動了當地有機稻種的風氣。這裡有許多透過詳實田間紀錄、相互傳承「科學種稻」經驗的農夫，梁正賢契作行列的有機農班，最年輕的農夫才不過二十來歲。

林懷民和年輕影像工作者張皓然用兩天的時間走遍池上，終於找到一塊素淨的田，遠處山脈起伏，放眼望去沒有一根電線桿。田邊「稻作達人」的木牌說明這是葉雲忠的產業。梁正賢說：「這是我契作的農班呀！」得到葉家和鄰近田主的首肯和祝福，張皓然用兩年的時間，持續到池上蹲點，用影像記錄葉雲忠的稻田。

翻土，注水，秧苗，成禾，結穗，收割，燒田，翻土，稻禾的生命周期鉅細無遺盡入張皓然的鏡頭，成為《稻禾》的視覺材料。

稻禾的田野採集

好山好水孕育出來的「科學種田」的農夫，談吐、見地與自信都一刷人們對於農人的刻板印象。葉雲忠這對農家夫妻很有自己的看法，特別是關山工商畢業、有客語教學認證教師的葉太太，美錡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，兼具感性理性，完全顛覆農夫只會做不會說的木訥形象。

「我們平常去田裡，只注意我們作物長得好不好，看到所有東西都習以為常。林老師選中這塊地，好像是我爸爸冥冥之中牽引著。要不然池上田那麼多甲，怎麼會選上我們？」美錡說。出身務農世家的她，從幼稚園開始就是田間的小跟班，自小知道種田是怎麼回事；雲門相中的這塊田原本是美錡娘家的田，被他們夫妻買下來。當她知悉自家農田被林懷民看中時，本來就是雲門粉絲的美錡有種喜獲知音的感覺。畢竟這些田地就像他們的孩子一般。

從小，美錡常聽父親說幫人家噴農藥的某某人、某某人，往往活不到五十歲。考慮到務農是一輩子的事，三年多前，美錡極力主張不要再噴藥，既為了先生葉雲忠的身體，也為了對得起良心：「噴農藥是只想到自己擁有多少，沒有想到對消費者、對人類、對土地的影響。學習尊重大自然，尊重土地，你不要毒害它，它也不會讓你完全沒有收成，人何必跟大自然跟老天對抗？」

她又說：「既然米是吃的東西，若只是為了增加產量卻違背人類和大自然的生存法則，你噴那麼多藥，你賺的錢可能吃不到。」夫妻倆深思過後，下定決心，加入梁正賢的有機契作農班。

一群有技術、有自信的台灣新農民

接下碾米廠生意的建興米廠第三代東家梁正賢，堪稱是池上有機米的推手。從大同工學院機械系畢業返回池上後，發現池上農民很會種稻，在花東縱谷的比賽往往都拿前三名，卻都沒有傳承下去，「一人蓋（藏）一步，蓋到後來沒半步」，梁正賢認為這樣是不行的。

二〇〇〇年，當時建興米廠的契作農夫已經轉作有機幾年了，梁正賢赴日本的有機發源地——熱海，參觀當地的農場，其中行程之一為參觀當地果菜拍賣市場，他眼看著其中的有機區塊，箱子上面都貼著農民的照片、姓名、電話，也就是生產履歷。「我想，人家加入 WTO，也沒聽說農民怎麼了，大概跟這個有關。」

自日本返回池上後，梁正賢就跟萬安社區農民提出，「我們來做兩件事，一是池上米的產地證明標示，一個是有機村。」他協調六家米廠參加證明標章，成立「池上米共同品牌協會」，建立品牌，以因應 WTO 開放進口稻米的壓力。到了二〇〇二年六月，90%的萬安村農民都種有機米，迄今，梁正賢所創的多力米契作的農田已有五百五十甲。

「法國葡萄酒和澳洲葡萄酒一樣會醉，為何價錢是兩樣？就是認證的關係！池上是地理證明標誌，目的只有一個——只有池上農民種的才是池上米，不是別地米廠隨便取了名字叫池上就算數。目的是不要給人仿冒，變成一種限量商品。」梁正賢說明，多力米每年都辦兩次比賽，比賽的目的是為了收集資料，找出有效樣本，辦完比賽的前三名就是有效樣本，作為稻米的食味質的分析數據，累積十來年了。

推池上米證明標章，不只提高稻米價格，也提升種植的技術。梁正賢說，「我們有規範，用品質計價，農民必須做生產紀錄、上三天十八個小時的專業課程，最後一堂課還考試，這樣我才跟你契作。剛

開始農民不信我，結果當我真的照我說的契作價格收購，農民才開始相信我們的作法，紛紛加入。」

多力米契作班班長就講了一句名言：「你不要問我何時播種，要問我何時收割！」依不同品種所需的成長天數，從收割日期往前扣，就是播種插秧的最佳時機。

每個階段都得盡人事，但最終仍要看天吃飯

儘管改成機械種植，但農事仍不可避免有潛在的危險。美錡聊起幾次經驗仍 012 餘悸猶存。有一回，夫妻倆看到天氣變了，搶著收割，整夜割了一整車的稻穗，必須立刻送去烘。入夜後，錦園村的田地都是暗的，「我們在田間趕路，要不是發現我們的拼裝車煞車斷掉，就有可能翻車或出車禍，那真是千鈞一髮的瞬間！」

潛在的危險、照顧稻子的農務，葉雲忠都得自己承擔。一個人種十幾甲地的他，在東部很出名，至少要三個人工的工作，他硬著頭皮從頭到尾一個人做，用時間去換取一切。而看起來弱不禁風的美錡負責用機器犁田鬆土，雖然體力不如先生，但勞心勞力一樣都沒有少。

種田，每個階段都是關鍵，水多，金寶螺也會來吃；水位控制不好，會長雜草。每個階段都得盡人事，但最終仍要看天吃飯。葉雲忠指出，當稻子抽穗時，溫度不夠，或是焚風一來，花被吹得直挺挺的，根本無法授粉，就變成無法結穗的空包彈，「像今年就很危險。」

果然，二〇一三年四月份異常低溫，嚴重影響稻作生長，花東縱谷陸續傳出青粒不稔（空包彈）的情形，以台東縣池上、關山及鹿野最為嚴重，池上農會初步統計有四成稻作受災，甚至有農民的田地九成九沒得收割。報導中，台東縣農改場副研究員丁文彥指出：「因為香米品種，它本身對低溫的忍受性就比較差，對環境的敏感性比較高，我們看起來大概高雄 147，台東 71 號受到影響最大。」葉雲忠說：「高雄我種了七甲，池上鄉可能是我最多了。」

最教農夫擔心的是收割期間變天，美錡指出，「颱風一來，頭垂穗滿的稻子卻倒了像一片草蓆，你根本無法收割。下幾天雨，稻子就發芽長鬍鬚，也完全無法收割，因為機器無法把穗打出來，你收割下來交出去被檢驗出來，人家也不要。」

六月底收割一期稻作後，立即要種下二期稻作，農夫沒有一刻能閒。時值自家田地輪灌期間，半夜還要去巡田水，烏漆嘛黑走在田埂裡，有時還會碰到毒蛇。而收成期間，稻穗的毛讓人過敏起疹子，又癢又熱像火爐一樣。

美錡說：「農作若未配合節氣，差一兩天收成就不一樣；農民該付出的一點都不能少，消費者很難體會農夫的辛苦，說辛苦，沒人知道你的憂心在哪裡？一般人無法體會吃的每一口飯是怎麼來的。天氣不好，收成可能就不好，也只能認命。種稻種到今天，收成特別好沒特別高興，收成差也覺得老天有天會補償我，希望下一次會再好一些。」

美錡說，從小只要一有颱風來，就聽到媽媽唉聲歎氣。「我不會像媽媽這樣擔心，因為這是大自然，你根本沒辦法控制，擔心也沒有用，所以我比較樂觀，拜託老天爺；像我每次到田裡，都會感謝我的作物，它們長得那麼好；就算長得不好，也不能怪老天爺。慢慢學到聽天由命的人生哲學。」

拼經濟，拼觀光，也要保有好山好水

對百分之九十九，九土地都種水稻的池上，米是唯一的經濟作物。「我們的米去參賽，不像別人只是帶個便當去野餐的心態」，梁正賢說，「我們是沒有退路的競賽，從農民的選拔到加工都是要排生辰八字；我們認真面對比賽，因為擔心遺漏，寫了工作計畫書，真的是照流程去做，非常嚴謹。」從二

〇〇五年到現在，不論外界穀價如何，科學的種稻法讓池上米價格一直保持上漲，在艱困環境中，更具競爭力，正是台灣人「愛拚才會贏」精神的具體體現。

但池上米也不能偏安一隅，十年內，因為國人飲食習慣的轉變，米的消費量降了 25%，潛在的危機悄悄來臨。「農人是快樂種，但我很清楚會發生什麼事，我必須提早因應。」梁太太徐月鑾致力於發展米食料理，以及米冰淇淋、米味噌等新式食品。此外，近三十年來，池上流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，梁正賢以及池上書店曹菊莘、「池潭源流協會」張天助等關切地方發展人士，也多次與深耕東部文化產業的台灣好基金會，討論發展深度觀光產業的可能性。

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徐璐已連續四年舉辦「池上四季深耘」藝術饗宴。二〇一二年「池上秋收音樂會」，請來優人神鼓於伯朗大道旁，以一望無際的稻田為背景，莊嚴擊鼓，三千觀眾湧入，掀起觀光人次的高潮，二〇一三年十一月，雲門舞集也將在收割後的田地搭起兩千座席，為東部民眾演出「稻禾與雲門舞作選粹」。

「這種做法當然對池上的觀光很有助益」，梁正賢正色說，「但轉向觀光業，必須思考人潮一旦前來，我們如何善待之，來者是客，以客為尊，哪怕是有座小涼亭，都可以奉茶，未必要做生意，但要讓人家很喜歡來這個地方。」發展在地經濟，又能保有好山好水好人情，是池上農民共有的心願。

雲門四十，對母親大地的禮讚

一九七八年，年僅五歲的雲門首演《薪傳》，正巧碰上了台美斷交。《薪傳》裡的拓荒、農耕是辛苦搏命、聲嘶力竭、血淚斑斑的奮鬥。這些年，林懷民的多齣舞作中都有種種稻米的意象。其中，《流浪者之歌》的稻穀猶如黃金雨般流洩在立定僧人光潔的頭上的畫面最教人難忘。如今，歡慶四十，步入「秋收」階段的雲門，年輕的第 N 代舞者到池上體驗收割，舞出圓熟優雅的《稻禾》，以定靜內斂、又靈動鮮活的肢體，讚頌陽光、風、水以及土地。

四十年來，台灣的土地在人們的貪欲下竭澤而漁，土地酸化、地力耗盡。然而，像池上這類有機且科學地改善土地，給這座島嶼帶來新的光亮與新的視野。從一座小鄉鎮的覺醒，我們相信不管夜有多長，黎明已在那頭等待破曉。

池上·稻禾

林懷民

我有「稻米情節」。七〇年代的「薪傳」徒手「插秧」。九〇年代的「流浪者之歌」真米登場。遠兜遠轉，雲門四十歲，我竟然又回到稻田。

我在嘉義新港故鄉渡過童年。短短的街道之外，就是嘉南平原。天氣好的時候，會看到稻禾翻動的盡頭聳立著新高山。玉山，日據時代叫新高山。我也看到農友終年忙累。烈日下布秧，除草，踩水車。收割後，稻穀鋪滿厝前埕仔。因為熟悉，稻米很容易挑動我。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過去農村支撐起經濟生產、人情網絡，更內化了謙卑有情、敬天愛土等素質。但是，台灣農村今日面臨土地徵收、農地流失、水資源短缺、糧食自給率下降、生態災難、自由經貿等等巨大的挑戰。

我們需要提出新時代的，前瞻性的國土規劃。土地安頓了，也許可以慢慢找到心的安定。

池上讓我看到台灣人的進步

我是城市人，對農村和農民有固定印象。雖然也從媒體讀過新農民的報導，池上朋友讓我真正看到台灣農民的進步。

因為籌備「稻禾」，我們選上池上稻米達人葉雲忠先生的田，請張皓然蹲點攝錄稻米的一生。錦園村村長李文源說：「你選這塊田，是因為我們沒有電線桿，對不對？」台電要在田裡架設電線桿，李村長率村民抗爭，讓電線走地下，造就了浩瀚無瑕的稻海。農民除了要工作方便，還要求美！池上那麼乾淨，跟印象中「古代」的農村不一樣。

葉先生夫婦請雲門同仁吃飯。上二樓看到超大幅的米勒「拾穗」複製畫佈滿客廳牆面。我一驚，又想，畫作主題切合葉家生活，不意外。一轉身，卻見梵谷「星空下的咖啡店」矗立對牆。閣樓一條長桌，是葉太太美錡女士寫字的地方。書法作品像晾衣服一樣地吊滿幾條鐵絲。事實上，很多池上人都寫字。耕讀人家，池上農友就是。

池上推動有機耕種，與土地和解，恢復日據時代「皇帝米」的美譽，通過歐盟認證，打進歐洲市場。一位老先生驕傲地告訴我：「我們是科學種田。要講習，要填表格，每天讀資料，很忙。」去年十一月，雲門舞者到池上學習割稻。長時間的彎腰，脊椎比想像中的痛。抱稻穗的滿足，比想像中還快樂。指導我們的張天助先生，風趣地示範，鼓勵，讓大家笑聲連連。他自己說，本來個性靦腆，到台北上了卡內基課程後，溝通能力大增，生活愉快很多。農友的視野，談吐和自信大大顛覆刻板的農民印象。不變的是他們的勤樸和誠懇。池上朋友讓我看到台灣農村的新發展。

他們使我尊重，同時使我汗顏。住在城市的我們擁有很多資源，可是我們是不是比他們更勤奮？鄉村農民有了巨大的進步，作為都會藝術工作者的我們，如何開拓視野，提升品質是必須長期面對，思考的課題。

雲門四十，以「稻禾」向土地致敬

「稻禾」是很難的創作，因為太熟悉，或者你以為太熟悉。

不想回去走「薪傳」那類寫實的路，那要怎麼跳？最後，我想，可不可以就講陽光、泥土、風和水，花粉和穀實，以及稻米的生命輪迴？收割之後，延火燒田。春天到臨，犁翻焦土，重新灌水，薄薄

的水上倒映舒捲的雲影。稻田四季如此，人生如是。這樣想著，我終於可以動手編作。社會苦悶的時節，我希望能把池上的明亮美好，透過舞蹈帶給觀眾。

李村長說，他不喜歡台北，「每個人走路像跑步！」雲門動不動就上飛機，到世界大城演出，李村長一定覺得我們是瘋子。二〇一三，我們把演出的重心挪回台灣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之外，也到花蓮、台東、苗栗、南投、員林這些不曾經常訪演的城鎮，跟鄉親見面。十一月，我們在收割後的池上田間鋪上地板，稻浪作背景，演出「薪傳」中的「渡海」和「稻禾」選段，向給我們感召的池上友人致意。

雲門是社會聚力培植出來的團隊。感激大家四十年來的鼓勵與扶持，在這個有意義的年度，我們期待以從容的態度整頓自己，為社會，為像池上農友那樣腳踏實地，實現夢想的各界人士，提供更好的演出，更有力的互勉。

編按：本文原題「一粒米，一畝田，與台灣土地的未來」，由林懷民口述，蔣慧仙記錄，收輯在果力文化出版的「打開雲門」。「稻禾」首演前夕，林懷民添增材料改寫。